



福建積翠園藝術館藏畫集

徐邴達題



夫難強也
近前早年
可法脫遺
平實象
官胡通論
官論定九
亦在十可
可分各
定居平
存生易
懷疑則
之極近
馬湘楓
則所云
又一條
甚易明
密反意
近居是亦
飯郭老
平有新見
文中提
云
於草機手
予出州
易乎泰
乎昭懷
提造何
向無人
則常弄人
置人於
則就平
便三七
升差距
想而知
畫古藤
多領而
平句觀
變分餐
就此錄
王有云
所作有
他者非
自定中
懷者排
外服古
向可識
文章四
也無謂
國嘗有
命
無同
種牙
牙指
或馬
有人押
彼時不
如此研
意耶
已歲春
實至其
笑
黃永玉

福建積翠園藝術館藏書畫集

徐邗達題



文物出版社

福建積翠園藝術館藏書畫集·第二集

主 編 李聯明

副主編 吳玉賢

編 輯 范迪安

樊萬春

盒套題簽 啓 功

封面題簽 徐邦達

攝 影 陳志安

裝 幀 仇德虎

責任編輯 黃文昆

華家琤

出版發行 文物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百花印刷廠

經 銷 新華書店

一九九二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672—5/J·237

定價 壹佰捌拾圓

(京)新登字 056 號

目錄

序

李聯明

三

序

陳英

五

一時之盛緣有情

范迪安

九

圖版目錄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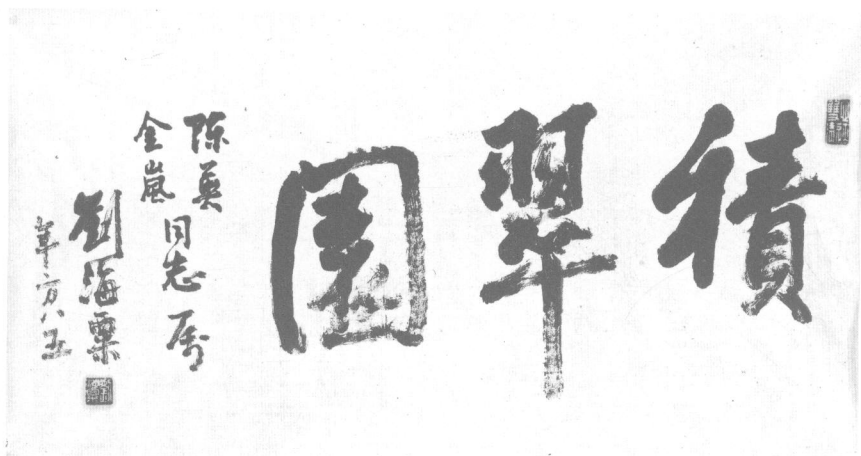
圖版

二三

序

李聯明

劉海粟爲積翠園題名



九十年代初的一個寒夜，我和省文聯主席許懷中教授，受省領導的囑托，聯袂踏訪積翠園。陳英、金嵐兩位和藹慈祥的長者，把我們讓進了溫煦如春的北屋。懸掛於東西兩壁氣勢恢宏的大中堂頓時撲入眼簾。當老人興致勃勃地向我們展示一些畫卷，並且如數家珍地講述它們的創作史和收藏史時，我們被深深地撼動了。越數月，春暖花開之日，我又偕同幾位行家再次晉京拜謁積翠園。承蒙主人的信賴，引我們登堂入室，窺其精妙。面對着一幅幅古今名畫，我們都被驚呆了，異口同聲地說：這簡直是一座高層次的藝術博物館啊！正當此時，陳、金二老明確而鄭重地讓我們轉達將這批珍藏悉數捐獻給家鄉人民的意願。省領導在聽取我們的彙報後，高度評價了兩位革命老人愛國愛鄉、無私奉獻的精神，當即表示接受這一捐贈，並且採取無負於這批珍寶及其收藏者的豐功的重大措施。在省委、省府的領導和關懷下，各有關部門配合默契，鼎力相助，經之營之，累月經年，於是在美麗的福州西湖之濱，矗立起一座雋秀的積翠園藝術館，同時還有了這一精美的畫冊，奉獻給酷愛與關懷藝術的方家和公眾。

作為知名的書畫收藏家，陳英、金嵐同志形成了我們稱之為真、精、珍、全的收藏風格。真，指其收藏的百餘幅古字畫，經當代著名大師的鑒定，俱係真跡，概無贗品。精者，是說陳老對收藏擇之甚嚴，當代藏品大都是藝術家刻意求工之作。珍者，是指巨幅多，長卷多，諸名家合作者多，詩書畫珠聯璧合者多，且紙質名貴、裝裱考究。全者，乃遠自唐宋，迄於當代，均有收羅，而當代作品又幾乎涵蓋人們所熟知的所有名家大師。人們可以借一斑而窺全豹，看到中華民族優秀美術文化光耀奪目的一角。

當我們觀賞這一大藝術財富時，無不深深地感受到蘊藏於其後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那就是陳、金二老在收藏過程中所顯示的遠見卓識和捐贈一舉中所表現的高風亮節。

陳英、金嵐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南征北戰，戎馬倥傯，為推翻舊中國、保衛和建設新中國，立下功勳。他倆酷愛書畫，始於六十年代，而大批收藏適值十年內亂。當「破四舊」甚囂塵上時，陳老以無畏的氣魄，竭力搶救橫遭

掃蕩的民族環寶。當著名書畫家被誣為「反動權威」，人們避之猶恐不及時，卻被陳老結為摯交，延為座上客，煮酒品茗，促膝談心。是時也，園外藝苑荒蕪，百花凋零，園內卻春意盎然，極一時之盛，成為藝術沙漠中一方小小的綠洲。備受壓抑的書畫家們，在這個舒心的小園裡，言志抒情，揮毫潑墨，一吐胸中塊壘，施展丹青魅力。於是佳作連篇，氣象萬千。這不僅填補了「文革」十年美術史上的空白，而且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書畫藝術的美學內涵和歷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是積翠園主對我國當代書畫藝術所做的獨特貢獻。

「來自人民的，應當還給人民」，從陳老這一錚錚作響、落地有聲的語言裡，我們看到了老共產黨員晶瑩澄澈的心。近兩年來，我有幸成為積翠園的常客。在和陳老一家相處中，最突出的感受是，他家樸素的衣着和簡單的陳設與其所擁有的價值連城的收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當我聽到二老子媳談及當年為支持父母的收藏，如何節衣縮食，艱難度日時，不禁熱淚盈眶，感嘆不已。當今，陳老在全家的支持下，始是以傾注無數心血和所有積蓄之珍藏，悉數捐獻給國家，繼而又把省府和國家文物局頒發之巨額獎金，再次悉數捐獻給福建積翠園藝術館，包括用以支持印製這一畫冊。這難道不是閃閃發光的共產主義精神麼？站在我們面前的，難道不是一位品德崇高、胸懷博大的真正共產黨人的形象麼？

熱血無價，積翠生輝。《福建積翠園藝術館藏書畫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在文物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如期間世。她和積翠園藝術館的落成一道，都為我省文化藝術寫下了頗具光彩的一頁。第一集收錄古代至近現代藏品一百零四件。第二集收當代書畫一百五十件，不過相當於積翠園收藏的三分之一。積翠園當代書畫傑作精品層出不窮，入選圖版自然無一不是精華。圖版的編排，第一集以時代為序，展示唐以來的歷代藏品；第二集當代百家會粹，分別地區，以北京為首，其後天津、上海、江蘇、安徽、山東、湖北、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山西、陝西順次。同一地區的畫家，大抵長者為先，唯因版面設計的方便而稍有錯落。書畫集的出版，將為書畫界增添一批揣摩研習的對象，將為藝術評論和美學界的研究提供豐富而高品位的素材，將為審美公眾提供鑒賞藝術、陶冶性靈的教材，也將為省內外、海內外的文化交流開拓新的資源。我們深信：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各方有識之士的襄助下，積翠園藝術館將繼續豐富其館藏，擴大其影響，而以這兩本畫冊為開端的、包括藏書畫續集和評論集在內的積翠叢書，也必能陸續問世。



沙孟海為積翠園題名

序

陳英

少年時代，我曾對字畫很有興趣，但以後，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過着緊張而艱苦的戰鬥生活，自然就無從顧及。六十年代，我開始患心臟病，一向喜歡的體育活動不能參加了，爲了調劑精神，工作之餘的興趣就重新轉向了書畫，展覽館、博物館、文物商店成了我經常的去處，逐漸從觀賞到收藏，藏品則從一般作品到名跡，從單幅到系列。時間長了，認識的鑒定家、共同愛好者就多起來，興趣日濃，鑒賞能力也隨之增長。積翠園的收藏就是這樣開始的。

「文革」期間，祖國文物書畫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大量古代書畫遺跡難逃厄運。見此情景，我心裡難受萬分，於是不顧風險，暗中盡力搶救。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全家省吃儉用，節省其他開支，將積蓄全部用於收藏。我的愛人和子女給予了我全力的支持。經過近三十年的積累，通過購買、交換等方式，積翠園收藏的古代和近代字畫已有一百三四十幅。這其中固然有許多艱辛，但這樣做，保護了一批珍貴文物，同時也滿足我的愛好。

在「文革」中，經朋友介紹，逐漸有緣結識了一代書畫名家大師，後來又認識諸多中青年畫家，並由北京一地擴展到全國各地。他們都成了我的書畫朋友和家中的座上賓。那時候，書畫界朋友難得一聚，所以在我家聚會時很舒服自在，親切愉快，無所不談。對古今書畫、各派風格、今後書畫藝術的發展，以及國畫與西畫的相互關係、相互影響等等，都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對作畫的技法和紙、墨的使用也有豐富的經驗。朋友們喜歡用舊紙老墨，我就到慶雲堂等處買了不少好紙好墨，他們見了手癢，欣然命筆。同藝術家接觸，使我大開眼界，增長了知識，提高了鑒賞水平。他們對於我這個老兵來說，與其說是畫友，不如說是老師。他們不僅在藝術上是我的老師，而且在品格修養上也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他們中多數年齡比我大，雖然在「文革」中我也身受其害，他們吃的苦頭卻比我多，有的挨批判，有的被下放勞動，甚至住「牛棚」；但是，他們胸懷坦蕩，不怕邪惡，鐵骨堅錚，始終對黨的領導、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對祖國藝術的發展有堅定的信心；不論年歲多大，都是朝氣蓬勃，揮毫之際表現出超人

的毅力，巨幅長卷無不一氣呵成。關山月的《紅梅圖》卷和黎雄才的《九松圖》卷就是這樣畫成的。李可染說：「有人誣我是窮山惡水的黑畫家，我倒要給你畫一幅青綠的革命聖地井岡山，表達對毛主席詞意『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崇敬。」關良送我一幅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戲曲人物畫，在左上角鈐「火眼金睛」印章，在四人幫尚未倒臺時就敢於這樣做，足見膽識非凡。鄭乃珖送我的巨幅潑墨雄鷹圖上題「一擊長空三萬里」，劉海粟在松鷹圖上題「雲移怒翼搏千里」，藐視「四人幫」的博大胸懷躍然紙上。趙樸初在吳作人藏牛「齊奮進」圖上題有「踏破萬里雪，登上最高峰，雄光照天地，回望東方紅」的詩句，對社會主義祖國有着無比的信心。趙老題蕭淑芳《百花圖》卷：「忽見繽紛光照眼，四時花發圖中彩。毫騰躍化晴虹，無邊生意在，萬紫又千紅」，對劫難中的畫家作品給予鼓勵和贊揚。在揪出四人幫後，黃胄在我家酒後戲筆所繪的醉鍾馗，手中提着一串螃蟹，竟是人所共知的三公一母，充分表達了粉碎四人幫後大家的喜悅心情。

名家大師們熱愛自己的藝術，並有濃厚的生活情趣，所以多能健康長壽。劉海粟，在畫款中總是題「年方八三」、「年方八八」直至「年方九十」。關山月則說：「七十不算老，八十剛剛好，九十還可以」。應野平在與朱屺瞻、蔣兆和的合作畫中寫「七十歲小弟應野平並題」，可見他們對健康的自信，對自己的藝術生命非常樂觀。同他們在一起，我也更加高興和愉快，他們的作品使我驚嘆不已，他們給我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安慰，使我忘卻了病痛。從這個意義上，他們都可以算是我的半個好醫生。葉淺予請方介堪給我刻了一方「畫癖養壽」的石章，非常親切、恰當。

從文革到八十年代初，全國各地名家大師們在我這裡創作的四百五六十幅佳作，是當時難得的珍品，其中包括巨幅畫軸、幾丈的長卷和四五十幅合作畫，有不少是詩書畫俱佳的三絕之作，有些則是畫家生平少有的杰作。謝稚柳在一幅五位大畫家合作的長卷中題道：「此卷寫生以記積翠園一時之盛，淋漓水墨，贊嘆無極」。這些佳作給我國的藝術寶庫增添了光彩。為了感謝書畫家朋友們的創作，我刻了一方「墨緣鑄情」的收藏章。為了仰慕他們的高尚品格，又刻了「風雨不動」、「疾風勁草」兩方章。為了使這些珍品永不失散，永遠保存流傳下去，使國內外人民都能看到，我們全家經過鄭重考慮，一致同意全部捐獻給國家、捐獻給家鄉人民。

我是在國難家難當頭之際，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進攻我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參加革命的，為人民奮鬥至今，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幸存者，現已年逾古稀。作為一個老黨員和老兵，對於這批古

今書畫藏品的處理，應該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畫家，把來自人民的東西還給人民，這樣我就心安理得了。我的愛人金嵐同志和我一樣，也是一個老幹部老黨員，我們思想一致。我的兒子媳婦也都是共產黨員，都在軍隊裡鍛鍊過，他們都同意我這一倡議。又本着這一精神，我們全家決定把福建省和國家文物局頒發的一百七十四萬元獎金全部捐獻給福建省充作繼續收藏書畫文物和培養教育人才之用。

最後，我感謝福建省領導和文化廳等有關部門為保存這些書畫文物並發揮其作用而建立福建積翠園藝術館，感謝文物出版社為出版這兩冊書畫集所做的貢獻。

積翠園

董壽平

董壽平為積翠園題名

一時之盛緣有情

范迪安

一本當代書畫藏品的選集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書畫愛好者大都對當代名家有所了解，自可在卷帙的翻覽間領略諸家不同的藝術面貌，品味作品的風采。但在積翠園遴選這部選集的過程中，筆者卻每每感到有必要作一些文字上的交代。積翠園主陳英、金嵐二位老人在並無家傳的條件下形成如此規模的收藏。經年累月間所注入的心力是巨大的。許多藏品蘊含了他們與藝術家的交誼的感人故實，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兩個方面：其一是陳、金二老獨特的收藏意識構成了積翠園藏品在當代書畫收藏中的特殊面貌；其二是這批書畫作品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精神產品具有的時代特點和學術份量。這兩方面，即收藏家和藝術家共同創造的藏品價值，不僅令觀者展卷粲然，而且還提示出可以細細品味的藝術與人生、藝術與現實的豐厚內涵。

一

積翠園所藏當代書畫作品的創作年代主要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尤以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居多。「文革」期間，從事中國書畫的藝術家在反傳統和破壞傳統的濁流中遭受着無端的厄運。他們或長期挨批判，失去正常的藝術創作條件，或生存況境慘淡，心理負重惶惶。在藝術家處境艱難的日子裡，陳英、金嵐二老以熱愛藝術、尊重藝術勞動、愛護藝術家之心，真誠地與他們交友，或登門拜訪暢談，或邀畫家入園小聚，在精神上與畫家溝通。積翠園雖小，但它有一片平和與舒心的氛圍。那些風雨如晦中的淡泊「雅集」，每每使畫家忘卻愁緒、排遣憂心。陳老堅信正義將戰勝邪惡的樂觀情懷，金老祥和而備至的關切，使畫家感到小園的親近。就是本着這種在特殊年代裡結下的深厚情誼，畫家們樂於把自己的精工之筆、煌煌大作留贈給二老。藏品中朱屺瞻的大幅花卉中堂、劉海粟的數幅楹聯和山水、李可染的力作《井岡山圖》、吳作人的專長牯牛與熊貓、黎雄才的《九松圖》、關山月的梅花卷、黃永玉兩米見方的《橘頌》，劉勃舒卷逾八米的群馬……，都是體現藝術家最高水平的代表作，這

在個人收藏中是極為難得的。

「文革美術」是中國美術的一個複雜現象。今天，從藝術發展史的角度審視它，既有一番歷史教訓需要總結，對它的特殊結構也應有充分的認識。從藝術功能和藝術樣式上看，「文革美術」除去那些受到當時極「左」政治影響而嚴重模式化的東西，畢竟還有一部分是保持着藝術獨立性、承續着民族藝術傳統的作品。積翠園所藏書畫即屬於後者。這部分的作者主要是老一輩藝術家。像劉海粟、蔣兆和、葉淺予、吳作人、李可染等，早在本世紀上半葉就是中國畫壇的「開派畫家」。像黃胄、唐雲、亞明、陸儼少等，五十年代就已步入他們繪畫創作的黃金時期，藝術上正爐火純青。「文革」中，盡管環境險惡，但他們孜孜窮年依命於畫的使命精神猶健，許多人在憂患困苦之中並未廢筆，他們業已奠立的個性藝術風格也難為時流所動，所以他們在逆境中的墨跡，接續了中國藝術傳統的薪火，是斯文掃地年代文化沙漠中鮮活的綠洲。積翠園的藏品便是明證。它們的價值隨着時間的流逝，會更加透溢出來。

依筆者認識，「文革」時期的中國畫，在藝術品性或藝術境界上依畫家個性不同各有分野，其中大致可分為憤世直言者、理想寄志者、淡泊抒懷者、機智表現者幾種。

憤世直言者是藝術家直面現實、慷慨陳述的心聲，比如黃永玉的《橘頌圖》，取丈二大匹，飽蘸濃墨，把一個長髮當風、仰天長吟的屈子形象塑造得頂天立地，又以朱色大片渲染、通幅殷紅如注。在大廈將傾、人民受難之時，畫家以屈子悲憤之形，傳今人憂患之心聲，讓人觀時感到國痛家痛都來心上。畫家黃永玉本以創作富有生活情趣的小品見長，類此大幅當是胸中塊壘鬱積而後發。這樣的作品足令千百年後神思屈子者遽然而驚，無疑是可列入美術史篇章的。

理想寄志者，指的是畫家在人生劫難之時，仍以一腔真摯情感，懷想光明前景。這樣的作品往往以開闊的境界、明朗的筆墨形象給人以生活的信念。關山月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雪爐邊呵凍」作出的長卷《紅梅圖》，便充盈着生命不息的生機。著名詩人趙樸初觀後題了詠梅一闕，其中云：「任汝冰懸百丈，一笑暖千家。不盡春消息，傳向天涯」。吳作人、劉海粟、費新我、張伯駒、林散之、錢松喦、高二適等的題跋中也都表達了同樣的感受。本集中有許多幅松、梅、鷹、竹、石，這些凝聚着自強精神的象徵同時也是一種對理想境界的向往。

中國畫精神中有淡泊恬靜一格。在「文革」期間外界喧囂的氣氛中，有許多畫家決不降志屈人，情願承受寂寞

而耽於一種心靈的跋涉。以與自己有會於心的花鳥、山水形象溝通人世間疏離的感情，他們的畫作便因此具有特別的真醇之氣。本冊中吳作人筆下的金魚、熊貓，唐雲的多幅梅、竹，蕭淑芳的長卷百花等，都以別致的形象和清新的氣息構築成一方不落纖塵的小千世界。

至於機智表達者，在筆者看來，是指畫家在「文革」強加於美術創作的種種要求制約之下，以曲折、機智的表現方法堅持自己的藝術品味。比如關良一九七五年所作《三打白骨精圖》，就是在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中寄寓了機智，表達了人民的希望。一方閑章上書「火眼金睛」四字，如同一句箴言，令觀者於當時形勢下會心一笑。再如董壽平的山水畫屢挨批判之時，黃胄在他的山水軸中點綴了「深山送醫」的人影，遂使一幅絕好山水得以「成立」，見容於世。這樣的作品，在「文革美術」的研究中，不失為一個有意味的範例。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積翠園的當代書畫，件件細究起來，都有着雋永的內涵。

二

評論一個收藏家的水平，不僅以其藏品的數量為標準，還要看藏品所形成的結構。陳、金二老歷三十年不捨之功，終成就積翠園藏品之大觀。更可貴的是他們貫注於這一事業中的收藏意識。任何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收藏盡全，而實際上，任何收藏都是難全的。二老有自己對「全」的看法和做法。對於古代藏品，他們求「歷時」方向的全，即在收藏選擇中注意作品的年代，使藏品形成一個上起唐、宋，歷經元、明、清直至近現代的時代序列，令人觀覽間可結合書畫發展史一助品興。在當代藏品中，他們則求藝術家分布廣度上的全；可以說，舉凡當代中國書畫名家巨擘的墨跡都基本上收齊了。它的規模似乎早已隱含了一個當代書畫藝術館。

如果說反映特定時代中畫家心儀的作品是這批藏品的一大特色，那麼，相當數量的諸家合作的作品則是另一大特色。數位書畫家執筆共墨，聯袂合作，以顯示文化人之間的篤誠交誼和共同的精神向往，是一種傳統色彩很濃的藝術活動。當代書畫家的合作多半是在節慶、筆會等有組織的條件下進行。對於私家的收藏來說，合作之品殊不易得。陳、金二老在結交書畫家時，有意識地創造了一些機會，使書畫家能在園中會交雅集，雖無曲水流觴，卻有小園薰風形成的愉悅氛圍。許多酬唱於絹素的合作卷軸便出自這樣的舒心時刻。其中有的是同一地區的數位畫家合作，有的是不同地區的畫家合作。後者更資寶貴。收在本冊的合作卷就佔有近五分之一數量。在這些作品中，不同

風格融匯成別具一格的境界，寫形狀物間或依物生發、或平挑意趣，布勢造境時或相互揖讓、或相互護合，於平正中闢出險絕，又於險絕處復歸平正。各家筆力既分見個性，又衆烘華采。例如劉海粟、夏伊喬、張伯駒、潘素合作的《四友圖》，從畫面上便可感知四人的個性。潘素起筆落大石於幅中，遂成強雄之勢；夏伊喬的修竹窈窕凌風，以娟秀襯映了雄渾，兩位女畫家不同的個性躍然紙上。繼而，張伯駒的梅花清癯蕭散，劉海粟的松枝老辣蒼勁，又成一種互映。雖然「四友」題材古來有之，但四位當代名流相聚一幅之中，卻十分難得，連畫家們也十分看重。張伯駒把畫帶回舍中，認真真題了詩句，並記：「歸家已夜子時矣，或亦爲日後燕京之掌故夫，因賦詩句記之」。再如冊中所收《積翠園葡萄圖》卷也是一次雅集的結果。亞明、周懷民、宋文治、徐子鶴、啓功等位在積翠園葡萄架下品了鮮果，乘興而發，遂成長卷。卷中幅幅都有各自的風神，啓功先生還拈句壓軸，爲長卷助了興，句曰：「藤蔓曲藏蛇，鬚尾纖於鼠，秋雨一淋漓，葡萄幾啣嚙」。

諸家合作的另一種形式是題跋相映。陳老常將一畫家的作品送與別的畫家和知名文化人傳賞，以使題跋相接，長續不已。那些遠遠超過畫心之長的跋語，顯示了文化人之間情感的互重與精神上的默契。這樣的作品以關良的《五醉圖》爲典型。關良先生一氣作「五醉」之圖，已具題材、內涵和款式之好。然陳老又請得十餘位高齡壽者題跋，其中包括孫墨佛、葉聖陶、俞平伯、夏承燾、周士觀等社會知名人士。題跋者的年齡相加已逾千歲，故此幅又稱「五醉圖千歲卷」。觀畫後讀跋中詩句，讀詩句又復領畫意，不禁令人感到這不是一般形式上的詩畫合璧，而是一泓心泉處處縈通的精神默契。而今畫家謝世、題跋諸家也多半故去，這樣的圖卷遂成千古絕唱，留下耐人懷想的文化遺風和難以估量的文化價值。

只有收藏者和藝術家之間的感情濃於水，才能鑄成收藏品中真正有份量和有價值的東西。陳英、金嵐老人知道他們的收藏是有限的，積翠園也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一時之盛」。但這一時之盛已進入了永恆。書法家林散之在題關山月《紅梅圖》卷中寫的一首絕句道出了這種兩相情長的心緒：「飛花昨夜到長城，笛裡猶聞塞外聲，不惜微詞寫小句，爲傳消息報陳英」。

本集中，除了許多尺幅闊大、營構精深的「經典」之作外，還有一些「別致」之作。所謂「別致」，乃指作品

不僅體現了畫家基本風格，而且在畫家的全部作品中屬於奇構異筆，特別富有創造性。它們是研究一個畫家全部作品不可或缺的類型。例如宋文治的《李花春雨江南圖》，在構思上就別開一格。世人多畫杏花之嫣紅，而他獨取素白李花，畫中淡雅的白色如煙似霧，染得江岸一片早春氣息。宋文治是當代「金陵畫派」的代表人物，從他這幅作品可見今人對古人傳統法則的轉換。再如徐子鶴長達五米餘的《白梅圖》卷，全以雙勾畫成，滿幅叢花簇擁，一派繁盛氣象。畫家用的雖是繁體，卻造就出一個清涼世界，堪稱當代「梅花譜」中的「絕」作。似乎是一種奇遇，劉旦宅的白鷹，以淡墨造型，使鷹的形象不凡於衆，與白梅遙相呼應而堪稱花鳥畫的雙璧。也許當初畫家留畫於積翠園時未曾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將成為藝術史研究的「標尺」，但他們豪情逸思淋漓墨楮間時，無意間還留下了「別致」的藝術位格。

中國畫傳統的精髓是技藝與修養的高度結合。把中國畫主流稱為「文人畫」，表明繪畫是文化人性情與智慧的載體。收入本冊中的作品，無論寫意、工筆或兼工帶寫者，均屬「文人畫」範疇。值得專門提及的，還有幾位集大學者與藝術家於一身的名人墨跡，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文人畫」。陳、金二老是從收藏古畫「起家」的。他們在工作間隙勤於學習，成了很有品評、收藏知識的「行家」。他們還虛心求教於專家。啓功、徐邦達、謝稚柳等當代著名書畫鑒定家成了積翠園的「藝術顧問」。這幾位鑒定家首先是學識淵博，史論造詣均高的「文化人」。一般情況下，他們的書畫作品不輕易示人，尤其是他們的畫作，是極不容易得到的，唯積翠園卻有幸得天獨厚。比如啓功先生以書法聞名、畫作少爲人知、收入本冊的數幅是他興來之筆，別有一種隨性率真面貌，體現出博學和大智者寬闊的人生境界。徐邦達和謝稚柳二位同善山水，收入本集中的徐作立軸《武夷山圖》和謝作手卷山水都是質量上乘作品，但風格各異，似乎可以將他們的畫風和治學方法聯系起來。前者筆墨古雅而蒼勁，與他在書畫鑒定上求實證、講謹嚴的學術風格暗合。後者氣韻秀麗而華滋，則對應了他善將藝術家感覺溶入書畫鑒賞、寓縝密思考於飄逸文體的方式。說到底，一種畫風是一位藝術家的精神家園。這些「文化人」的藝術作品，會得到觀賞者特別的青睞。

還可以再舉出類似的例子。有些畫作尺幅雖小，但可與萬籟清音相共鳴，那是畫家性情與自然際遇的結果。這裡說的「文化人」即學者心態，在張伯駒的畫中最爲明顯。本冊收入他的一幅蘭草，全用淡墨畫成，用筆於生拙中藏老辣，勾出的線條並不講究穿插與交織，只一味自然飄散，把一簇幽蘭探向人間的神態寫得真切。那種不勝涼風般飄忽的線條，傳達了學者滿腹經綸之外又別有一種十足的稚氣。若再看小楷的題跋和閑章，更有令人忍俊不禁的

幽默。跋文云：「師文待詔墨蘭，殊不能似，慚愧何如」。閑章則是「好好先生」四字。原來，積翠園古畫中有文徵明蘭竹一卷，張伯駒借去觀賞臨摹。依張伯老之學養，臨文是借題，「不似」也是有意，唯於運筆造型間抒發的靈性是真。尤其在畫家對古賢表示惶慚謙遜的語態中，映現出學者明澈寬闊的胸臆。

四

積翠園所藏的當代書畫遠遠不止本冊收錄之數，其中佳作亦遠非目前篇幅所能容納。故面對幾無瑣屑的作品，只能經過再三揣摩，檢採各家代表作之一二。稱本集人多名流、書皆精品，恐不為過。今天，積翠園變成了福建積翠園藝術館，會有更多的人觀賞到這些作品。我想，也會有更多的研究者為在藝術史領域上下求索而前往叩問。